

NETWORK LEADERSHIP

网络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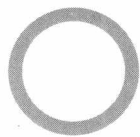
雷强◎著



NLIC2970860645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中国领导科学前沿丛书



NETWORK LEADERSHIP

网络领导

雷强◎著



NLIC2970860645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领导/雷强著.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2. 11
(中国领导科学前沿丛书)
ISBN 978-7-5150-0427-3

I. ①网… II. ①雷… III. ①领导学 IV. ①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288882 号

书 名	网络领导
著 者	雷 强
责任编辑	沈桂晴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010)68920640 68929037 http://cbs.nsa.gov.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302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0427-3
定 价	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调换。联系电话:(010)68929022

总序

中国的领导科学是伴随着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现在中国新一轮更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又催生着领导科学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领导与变革始终是互为依赖的，变革需要领导，领导需要变革，领导也推动并引领着变革。

—

中国的领导科学应该有它鲜明的研究特色、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领导科学是研究领导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的科学，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领导者成长的特点和规律，二是研究领导力的生成、构成和发生作用的特点和规律。中国的领导科学研究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多下功夫。

第一，中国的领导科学要把新领导观与新领导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就如同哲学上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样重要。中国的领导科学需要更多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而不是对西方领导理论的照搬照抄。国外的领导科学重视领导力的研究、重视实证研究都是很有道理的，但不应该忽视形而上的领导观。所谓新领导观就是科学发展的领导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观，它是领导科学的内核和基石，具体包括简约领导观、柔隐领导观、平民领导观和变革领导观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中国的领导科学要把新领导者与新领导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要研究领导者的成才之道,研究领导者成才的特点和规律。所谓新领导者,他的身后是追随者,而不是被领导者。领导不能“被”,被领导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领导科学要力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力”为本。曾几何时,国内国外的领导科学都以极高的热情关注超凡领袖的研究,仰望崇拜那些拔山盖世的风云人物,而忽视了具有实实在在的领导力却又平平凡凡的那些领导者。前面已经论及,国外的领导科学重视领导力的研究是个大进步,因为领导力并非属于领袖专有。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谈领导力而忽视对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研究。只有把领导者与领导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是领导科学研究的正确路径。

第三,中国的领导科学要把领导理论与新领导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前者是后者的概括和提炼,后者是前者的展现和运用。领导科学这三十多年在中国发展缓慢并几经波折,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理论硬核的支撑,只满足于一些豆腐块式的经验概括,只满足于从管理学等别的学科拿来似是而非的杂乱观点。其结果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领导科学虽然先后形成了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情境理论与领导变革理论等流派,但缺少规范化和体系化。《中国领导科学前沿丛书》尤其是《简约领导》一书对这四大基础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清晰界定,使领导科学具备了初步的理论形态。没有这些理论基石,没有简约的逻辑框架,很难称得上领导科学。

第四,中国的领导科学要把领导艺术与新领导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前者体现了个性和创造性,而后者则体现了共性和科学性。领导艺术重在实践,重在应用,更能体现中国特色。领导力之“力”是个科学概念,领导工作有时是科学不了的,更多的时候则体现为“来去自如”和“方圆兼顾”的领导艺术。领导艺术是没有唯一答案的,科学领导与艺术领导的结合也许是中国式领导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在

西方人看来领导艺术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实际上在中国的领导情境中恰恰是天经地义的,是最有价值最有效果的。

二

2009年12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发第56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正式颁布《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把领导科学作为国家行政学院和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的重点学科来建设,从而奠定了领导科学官方的学科地位。

上面论述了中国领导科学学科发展的四大任务,下面我们重点介绍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科学学科发展的四大优势。

第一,国家行政学院有专职的稳定的领导科学教学科研团队,其中仅政治学教研部领导科学教研室就有7名教授、3名副教授专门从事领导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这个阵容在国内绝无仅有。任何一个学科要发展,必须有专门的编制、专门的人员。国家行政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领导科学教研部,第一个领导科学教研室,第一个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第一个领导人员测评考试中心。这就从体制、编制、职能和人员上保证了领导科学学科的顺利发展。

第二,国家行政学院有领导科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这在国内普通高校和干部院校中也是独此一家。领导科学作为二级学科,它包含领导力与领导艺术、领导理论与方法及领导胜任力研究等多个研究方向。如果说,《条例》规定了领导科学的学科定位还有政府行为之嫌,那么,领导科学学位点的设立则完全体现了国家行政学院领导科学在全国的学术地位。有了学位点就能招收研究生,有了研究生就有了学术上的传承。

第三,国家行政学院几乎所有主班次都开设与领导科学相关的课程和讲座,受到普遍的欢迎,评价最高,且影响最大。中央国家机关司局长干部选学班选领导科学的人数最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家行政学院的学员既是领导科学的学习者更是领导科学的研究

者。学员关注的重点不是学科的体系和概念,而是新领导力如何生成、如何构成及如何提升等实际问题。他们思想活跃,关注现实问题,同时善于理性思考。国家行政学院研究领导科学离领导干部近,离领导工作近,真可谓得天独厚。我们知道,社会一旦需要,干部一旦需要,就比十几所大学更能把领导科学推向前进。

第四,国家行政学院与国内国际的学术机构交流广泛。多年来国家行政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招收公共管理硕士生,其主课之一就是领导科学与艺术。与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合作交流对我们领导科学的发展帮助很大。此外,国家行政学院与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活跃在一线的领导科学的研究者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交流,明年还将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国际领导力论坛。一方面,领导科学固然需要有中国话语和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又不能自说自话,一定要与西方对话。

三

鉴于上述国家行政学院领导科学学科的特色和优势,鉴于国家行政学院目前各主体班次教学的需要,以及十八大以后全国大规模培训干部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需要,由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与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领导科学前沿丛书》。丛书没有用心去构建领导科学的学科体系,而是把当前领导工作的实际要求和广大干部的迫切要求放在首位,把新时期如何提升领导能力作为主线和研究重点。

所谓中国领导科学的“前沿”也有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理论的前沿,二是理念的前沿,三是实践的前沿,四是时代的前沿。

第一,本丛书关注领导理论的前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急需领导理论的创新。领导与管理不同,领导重视人,重视变革,重视价值导向,重视形而上的理论;管理重视事,重视秩序,重视效率

提高,重视形而下的技术。领导与管理就像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简约领导》开宗明义讲述领导科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讲清什么是领导至关重要。“领”是领方向,价值取向,包括共启愿景、战略决策和目标路径等;“领”是领团队,引领追随者;“领”要明,方向要明,目标要明;“领”要刚,要有权威性,要有力度。“导”是前方的方向引导、近旁的业务辅导、事后的绩效督导和全程的培养教导。再比如,领导力=决策力×影响力,决策力的核心是领,而影响力的核心是导。从另一个角度看,领导力=硬权力+软权力,但以软权力为重点。新领导力是领导者对追随者施加的积极的定向的影响力。领导力的定义清楚了,离领导理论的前沿就不远了。

第二,本丛书关注领导理念的创新。我认为,中国最缺的就是正确的领导理念,最缺的就是真实的领导力,既缺组织的领导力,更缺个人的领导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树立正确的领导理念,要切理解并掌握现代新领导力的理念。新领导力不是属于达官贵人,不是高层领导者的专利,它属于每个组织,它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每个人都有领导力,整个社会就更有活力、更有动力。

制度领导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理念。领导重在制度,领导重在服务,邓小平的领导理念是极为深刻的。现代领导要顺应时代要求,超越人治,善于法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和稳定性。新领导力重在制度力,领导环境重在领导制度和领导文化。怎样使制度活起来、动起来,《制度领导》一书中有很多精彩论述和独到见解。

第三,本丛书关注领导实践的前沿。《胜任领导》主要研究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和胜任能力。作者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结论对于竞争型选拔干部以及干部培训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胜任领导》属于应用性研究,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度,方便地进入了领导实践的前沿。

如何运用行政权力和领导魅力,如何避免进入权力和魅力的误区,如何转变领导方式,改进领导方法,切实提高领导绩效,《行政领

导》和《魅力领导》既有理论概括,更有操作建议;既符合当前领导工作的实际,又贴近当前领导干部的需求。

第四,本丛书关注时代的前沿。领导始终是面向未来的,是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的。中国目前已进入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我们的国情、党情和世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现实社会和网络虚拟社会的交融互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如何主动应对并引领网络社会,《网络领导》试图给出答案,很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今日社会,民智大开,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网开一面”,善于引导。《网络领导》一书中的愿景领导和共享领导也很有见地,观点适度超前,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中国领导科学前沿丛书》将分辑出版,现在送到读者面前的是该丛书的第一辑,共计六本。希望丛书能够给广大读者以启发,也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刘峰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 主任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 主任

新领导,新智慧(序一)

雷强博士的《网络领导》,探讨的是网络时代领导方式这样一个重大主题。

如何提升网络时代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信息文明背景下,这个问题格外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我很赞同雷强博士采取“接着讲,朝前讲,比照讲”的方式,破解这个难题。

领导方式有没有时代性?我认为是有的。因此需要“朝前讲”。

农业社会有农业领导,工业社会有工业领导,网络社会有网络领导。这种划分本身就意味着,如果时代变了,领导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否则,执政能力就会出问题。

纵观中国各朝代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朝前讲”时,相对各国就比较高。比如,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家孔子谈治国理政,朝前讲了几百多年,到汉武帝时才得以实现。相反,“朝后讲”时,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就比较低。其典型如慈禧太后的时候,工业社会已经来了,还在那里讲老一套,结果硬让中国在GDP世界第一位置上落后挨打。

今天网络时代到来了,对领导力的现代化,朝后讲,还是朝前讲?朝前与朝后,是按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的方向来划分的。朝前讲,就是朝着信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的方向上讲,朝着工业化之后的第二次现代化的方向上讲。顺着提高信息生产力的要求,朝前讲信息生产方式;顺着提高信息战斗力的要求,朝前讲信息作战方式;顺着提高网络执政能力的要求,朝前讲

网络执政方式。“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哪一化都离不开第二次现代化。领导“新四化”,更离不开领导方式的第二次现代化。

领导方式有没有全球性?我认为是有的。因此需要“比照讲”。

领导方式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在网络时代面前,各国无论信仰什么,都有提高执政能力的共同要求。网络的挑战与机遇对大家都是共同要面对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互联网,本来是“冷战”时期美国为防止前苏联的核打击而发展起来的。通过网络化,把指挥部分散到各处以躲开集中式的攻击。它的理念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如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保险。分散比集中安全,这是互联网的独特之处。它对领导与管理提出新要求。“冷战”结束后,信息化资本主义正向着在各领域适应网络离散化、碎片化的方向发展,微博、手机被当作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我所用;通过“国民酷”(GNC),致力于满足老百姓多元化的快乐需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些都值得借鉴。

相反,领导能力如果只有在集中条件下才能表现得出来,一到分散条件下就发挥不出来,岂不相当于只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才安全,放在多个篮子里反而不安全了?一旦走出温室,离开防火墙,进入全球化的网络丛林环境中,这种路数就会经不起风雨,见不得世面。成熟的做法,不是幻想找到离散化、碎片化的“总开关”,一遇招架不了的时候就把它关上,把头埋到沙子里,眼不见心不烦;而是要善于驾驭离散化、碎片化,让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网页、每一部手机、每一位网民,都成为让鸡蛋变得更安全的篮子,使广大“微众”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正能量。发达国家的网络实践正在证明,只要想到,是可以做到的。

雷强博士比照美国的“信息化资本主义”讲中国的“信息化社会主义”,从为“人民”服务到为“人人”服务,在现有领导力基础之上,发展出“微领导”这样的领导力增量,对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现实意义。

领导方式有没有继承性?我认为是有的。因此需要“接着讲”。

互联网在人们的印象中,是新而又新的事物。但天天接触互联网,我觉

得互联网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的许多优点,都需要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细细体会,才能感悟精髓。

举例来说,群众路线就是网络领导需要继承的最大传统。现在互联网前沿流行众包(crowd sourcing),把精英都做不好的事,交给草根去做。草根对应的就是群众,有时甚至被称为群氓(rowd)。哈佛大学佩奇教授研究“傻瓜在什么条件下会战胜聪明人”这一课题发现,当系统复杂到极限,也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时候,傻瓜群组会非常稳定地战胜聪明人群组。因为傻瓜具有聪明人不具备的一个优势,就是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正是复杂系统进化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说要“保护生态多样性”,而不说保护生态最优性)。其实这个道理,就是传统上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网络领导要解决人算算得清的问题,是可以依靠精英的,但遇到了网络中复杂透顶的问题,发扬群众路线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终实现为了群众,才能体现出更高的领导力。

再比如,网络是扁平化的,少有层级节制,没法像任命班长、排长、连长这样去领导。但儒家有修身、齐家这样的传统,用小圈子平行地套大圈子,组成网际网络,就像《地道战》里唱的“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这相当于互联网前沿的小世界网络结构,可以在SNS结构中,通过强关系、弱关系,自组织、自协调地发挥领导作用,实现无为而治。这样的现象还有许多,说明网络领导要善于接着讲,批判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网络领导》这本书非常及时。现在近半数中国人都上了网,网络学生、网络商人、网络农民、网络创客……,都涌进了信息时代的新大陆。希望网络领导不要落在后面。欧洲的工业领导史上就出现过这样的笑话。军事家毛奇发现,工业化后,欧洲的军队统统都专业化了,但只有各国总司令还是业余的(因为君主是世袭的)。他为德军设计参谋部体制的意图,就在君主这个领导力层面。建立专业化的大脑,避免“拍脑门”决策。今天,雷强博士就像网络时代的毛奇,他提出网络领导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在像毛奇那样忧天,就是希望别等到智慧地球实现那一天,各行各业都被互联网变智慧了,一草

一木都被物联网变智慧了,只剩下领导这一个物种,以及执政这一门工作,还在智慧之外业余着。为此,要为领导力建立一个智慧体系,使执政能力得以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领导,就是智慧领导的含蓄的说法。

姜奇平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互联网周刊》主编

2012年11月28日

网络领导,网络执政(序二)

近两年,国家行政学院雷强博士多次来奥一网调查研究,带来诸多真知灼见,是我的良师益友。近日拜读新著《网络领导》,观点新锐,论证严密,文风激昂,实为领导学领域的领先之作。《网络领导》给我的最大启示,是网络问政的先发地区,已向网络参政过渡,最终将达到网络执政,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即网络领导。

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要“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要“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执政能力与网络发展的融合,使“网络就是领导”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雷强博士的《网络领导》和奥一网首倡的“网络问政”,不仅不谋而合,而且与中央精神高度契合。

从2006年至今,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的网络民主平台在广东已经初步建成,形成了党政一把手率先垂范、各级官员积极响应介入、主流媒体搭建互动平台、各地网民踊跃参与、民间智库穿针引线的一个大格局,渐成上下呼应、左右竞合、线上线下浑然一体、长效机制有效运作的常态机制。其主要特点:一是网络互动作为硬性执政要素,省委书记省长一年一会网民,一封拜年信,已成“例牌”;二是网络技能列入必备执政素质。各地书记市长都要通过网络应用技能考核;三是网络问策成为常态执政思维。“不上网、不善于用网的干部,不是好干部”的观念已经普及;四是网络参与改变原有参政方式;五是网络问政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凡是网络沟通开展得好的地方,上访率都大幅下降。

对形成这一局面,奥一网起了推动作用,被公认为广东网络问政的核心

推动者。这首先得益于广东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得益于广东领导者的国际视野和政治远见,得益于广东的政治清明。奥一网在国内率先建成 Web 2.0 网络问政平台,后升级为“民意畅通大平台”,40 多位各地市、省直机关网络发言人上网“值班”,50 多万条原汁原味的问政帖子,从中产生“龙剑血帖”等典型事例,解决一批民生问题;组织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首届华人网络论坛、广东网民论坛、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群众论坛等线下活动;注册成立广东首个民间智囊组织——南方民间智库,为网络问政提供智力支持。奥一网获得第二十届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广东省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即对推动网络问政的有力注脚。雷强教授所言“奥一网持续不断的微创新,最终引发了网络问政的‘非线性’风暴,推动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则是对奥一网新的鞭策。

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写进了两处有关网络问政的表述。一处是“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积极开展网络问政”,一处是“推进网络参政问政制度化”。这表明网络问政在广东已进入决策的新层面,尤其是首次提出“网络参政”概念,为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提供了政策上的“名分”。“参政”与“问政”相比,一字之差,但意味着在力度、深度、广度、维度上都有拓展。广东网络问政参政的方向,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方向:网络必将成为执政能力的要素,衡量执政能力的标尺。网络问政硕果累累,网络参政如火如荼,网络执政蓝图已就。网络问政、参政、执政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渐次推进,互有包容,就像从 Web 1.0 到 Web 3.0 共存的当下。

所以,《网络领导》既是对现实的梳理,更是对前景的展望,全书要义可概括为四个字“依网执政”。相比依法执政,它更具灵活性和开放性,更考验公权力机关领导者的智慧。全书既有理念上的创新,如新领导生态、新领导模式和新领导使命,也有操作上的总结,如锻炼网络思维、提升网络素养和应对网络危机。作为一名媒体人和媒体管理者,我尤其关注书中对媒体的论述。书中论及 Web 3.0 思维、媒治、传播革命与全媒体博弈、网络话语权与舆论引导,均令人豁然开朗。对微博这一最新的传播手段,书中有详细介绍,非常“解渴”,进而提出“微众”概念——“是基于网络平台的相互影响的独立主体,即使微不足道,但是通过信息网络工具,微众迅速组成小众、大众,直到巨众,爆发出无所不能的微动力”,并衍生出“微领导”、“微权利”、

“微动力”、“微杀手”。读至此处,有醍醐灌顶之感。

如何打通“两个舆论场”?如何消除“塔西陀陷阱”?这是党政机关和媒体面临的共同命题。《网络领导》给出了答案:具有媒体和社交双重属性的网络,正在成为多元领导主体共建认同的“网络公共领域”。信息网络技术,倒逼我们形成新的媒体观、新的领导观、新的执政观、新的变革观。归根到底,网络改变的是人;归根结底,舆论争取的是人心。

是为序。

任天阳

奥一网创始人

凯迪网副董事长

南方民间智库秘书长

2012年11月28日

前言

什么是网络？什么是领导？什么是网络领导？

党政领导干部、工商企业家、非政府组织领导人以及意见领袖如何领导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的崛起，是领导者提升领导力的重大历史机遇。从根本上来说，网络逻辑与领导逻辑是一致的：网络需要增加更多节点，需要节点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流；领导需要赢得更多追随者，需要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流。

研究网络领导，我在无意之中不自觉地按照从“接着讲”、“朝前讲”和“比照讲”三个角度来深入和展开。这恰好符合网络领导研究的客观规律，符合中国网络领导的实际需要，符合当代中国“返本开新，面向未来”的文化需要。

“接着讲”，就是接着中国文化传统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在今天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在网络社会，在网络战中，领导者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坚持和创新“为将五德”：“智”，就是要开放决策，链接“智库”和“网脑”，集合网民智慧；“信”，就是要信息公开，“阳光透明”，立信于民；“仁”，就是要“仁者爱人”，把人民当贵人、亲人、主人，从“以民为本”到“以民为主”；“勇”，就是要勇于创新，超越危机；“严”，就是要从严律己，从严治网，共建和谐网络。在网络战中，唯有具有“五德”的领导者，才能进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虽然互联网在战争中产生，但是它却以和平为发展目的。

“朝前讲”，就是朝着建党百年愿景和建国百年愿景讲。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探索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生产